

聽經、聞法、見佛

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》

115 年唯眾精舍課程：阿含經典研讀：「開啟學佛的解脫道」

2026/10/04; 10/18 星期日 1:30~4:00 pm

釋心傳，關西·潮音禪寺 (20260821 版)

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·第 1 經》¹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。祇樹。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隨時聽法，有五功德；隨時承受，不失次第。」

云何為五？未曾聞者，便得聞之。以得聞者，重誦誦之。見。不邪傾。無有狐疑。即解。甚深之義。隨時聽法，有五功德。

是故，諸比丘！當求方便，隨時聽法。

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·第 4 經》²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。祇樹。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頗見。屠牛之人。以此財業，後。得乘車、馬、大象乎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。諸比丘！我亦不見、不聞。屠牛之人。殺害牛已，得乘車、馬、大象。」

所以然者——我亦不見屠牛之人。得乘車、馬、大象。終無此理。

云何，比丘！汝等頗見。屠羊、殺猪，或獵捕鹿，如此之人。作此惡已，得此財業，後。得乘車、馬、大象乎？」

諸比丘對曰：「非也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。諸比丘！我亦不見、不聞。屠牛之人。殺害生類已，得乘車、馬、大象。終無此理。」

¹ 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·第 1 經》，東晉·瞿曇僧伽提婆(Gautama Saṅghadeva)譯，(T. 125, vol. 2, pp. 702c-703a), (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zh/T0125_028). Cf. 《增壹阿含經·大愛道般涅槃品五十二·第 5 經》，(T. 125, vol. 2, p. 825c), (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zh/T0125_051). Bhikkhu Bodhi (tr.), “AN 5.202,” *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: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*, Boston: Wisdom, 2012, p. 819 (https://www.ahandfulofleaves.org/documents/The%20Numerical%20Discourses%20of%20the%20Buddha_A%20Translation%20of%20the%20Anguttara%20Nikaya_Bodhi.pdf).

² 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·第 4 經》，東晉·瞿曇僧伽提婆(Gautama Saṅghadeva)譯，(T. 125, vol. 2, p. 703a-b), (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zh/T0125_028).

汝等比丘，若見殺牛之人乘車、馬者，此是前世之德，非今世福也；皆是前世宿行所致也。汝等若見殺羊之人得乘車、馬者，當知。此人前世宿福之所種也。

所以然者——皆由殺心不除故也。

何以故？若有人。親近惡人，好喜殺生，種。地獄之罪。若來人中，壽命極短。

若復有人。好喜偷盜，種。地獄罪；如。彼屠牛之人。賤取、貴賣，誑惑世人，不按正法；屠牛之人，亦復如是，由殺心故，致。此罪咎，不得乘車、馬、大象。

是故，諸比丘！當起慈心於一切眾生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·第5經》³

聞如是：一時，佛在舍衛國。祇樹。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，與大比丘眾。五百人俱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，如。屈伸臂頃，來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白世尊言：「如來亦說：『夫如來出世，必當為五事。云何為五？當轉法輪；當度父母；無信之人，立於信地；未發菩薩心，令發菩薩意；於其中間，當授佛決。此五因緣，如來出現，必當為之。』」

今，如來母，在三十三天，欲得聞法。今，如來在閻浮里內，四部圍遶，國王、人民皆來雲集。善哉。世尊！可至三十三天，與母說法。」

是時，世尊默然受之。

爾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，便作是念：「此諸禿頭沙門，在我上飛；當作方便，使不凌虛。」

是時，龍王便興瞋恚，放。大火風，使閻浮里內。洞然火燃。

是時，阿難白佛言：「此閻浮里內，何故有此烟火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，便生此念：『此禿頭沙門，恒在我上飛。我等當共制之，令不凌虛。』便興瞋恚，放此烟火。由此因緣，故致此變。」

是時，大迦葉即從座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，與彼共戰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極為兇惡，難可受化。卿還就座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即從座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，降彼惡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惡龍極為兇暴，難可受化。卿還就座。」

是時，尊者離越、尊者迦旃延、尊者須菩提、尊者優陀夷、尊者婆竭，各從座起，白世尊言：「我今欲往，降伏惡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極為兇惡，難可受化。卿還就座。」

³ 《增壹阿含經·聽法品第三十六·第5經》，東晉·瞿曇僧伽提婆(Gautama Saṅghadeva)譯，(T. 125, vol. 2, pp. 703b-708c), (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zh/T0125_028).

爾時，尊者大目犍連，即從座起，偏露右肩，長跪叉手，白佛言：「欲往詣彼，降伏惡龍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二龍王極為兇惡，難可降化。卿今云何化彼龍王？」

目連白佛言：「我先至彼，化形極大，恐怯彼龍；後，復化形極為微小；然後，以常法則，而降伏之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善哉。目連！汝能堪任降伏惡龍。然，今，目連！堅持心意，勿興亂想。所以然者——彼龍兇惡，備觸燒汝。」

是時，目連即禮佛足，屈伸臂頃，於彼沒、不現，往至須彌山上。

爾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，遶須彌山七匝，極興瞋恚，放大烟火。

是時，目連自隱本形，化作大龍王，有十四頭，遶須彌山十四匝，放大火烟，當在二龍王上住。

是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，見大龍王有十四頭，便懷恐怖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，當試此龍王威力，為審勝吾不乎？」

爾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，以尾。擲大海中，以水。灑三十三天，亦不著目連身。

是時，尊者大目連，復以尾。著大海水中，水乃至到梵迦夷天，并復灑二龍王身上。

是時，二龍王自相謂言：「我等盡其力勢，以水灑三十三天；然，此大龍王，復過我上去。我等，正有七頭；今，此龍王，十四頭。我等，遶須彌山七匝；今，此龍王，遶須彌山十四匝。我今，二龍王，當共并力，與共戰鬪。」

是時，二龍王極懷瞋恚，雷電霹靂，放大火炎。

是時，尊者大目連，便作是念：「凡龍戰鬪，以火、霹靂。設我以火、霹靂。共戰鬪者，閻浮里內。人民之類，及三十三天，皆當被害。我今，化形極小，當與戰鬪。」

是時，目連即化形使小，便入龍口中，從鼻中出；或從鼻入，從耳中出；或入耳中，從眼中出；以出眼中，在眉上行。

爾時，二龍王極懷恐懼，即作是念：「此大龍王極有威力，乃能從口中入，鼻中出；從鼻入，眼中出。我等今日，實為不如。我等龍種，今。有四生——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——然，無有出我等者。今。此龍王，威力乃爾；不堪共鬪，我等性命死在斯須。」皆懷恐懼，衣毛皆豎。

是時，目連，以見龍王心懷恐懼，還隱。其形，作。常形容，在。眼睫上行。

是時，二龍王見大目連，自相謂言：「此是目連沙門，亦非龍王。甚奇，甚特，有大威力，乃能與我等共鬪。」

是時，二龍王白目連言：「尊者何為觸燒我乃爾？今。欲何所誡勅？」

目連報曰：「汝等昨日，而作是念：『云何。此禿頭沙門，恒在我上飛；今。當制御之。』」

龍王報曰：「如是。目連！」

目連告曰：「龍王！當知。此須彌山者，是諸天道路，非汝所居之處。」

龍王報曰：「唯願恕之，不見重責。自今以後，更不敢觸燒，興。惡亂想。唯願聽為弟子。」

目連報曰：「汝等莫。自歸我身。我所自歸者，汝等便自歸之。」

龍王白目連：「我等今日，自歸如來。」

目連告曰：「汝等不可依此須彌山，自歸世尊；今。可共我。至舍衛城，乃得自歸。」

是時，目連，將。二龍王，如。屈伸臂頃，從。須彌山上，至舍衛城。

爾時，世尊，與無央數之眾，而為說法。

是時，目連告二龍王曰：「汝等當知。今日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，而為說法。不可。作汝形。至世尊所。」

龍王報曰：「如是。目連！」

是時，龍王還隱龍形，化作人形，不長、不短，容貌端正，如。桃華色。

是時，目連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龍王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目連語龍王曰：「今。正是時，宜可前進。」

是時，龍王聞目連語，即從座起，長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「我等二族姓子，一名難陀，二名優槃難陀，自歸如來，受持五戒。唯願世尊聽為優婆塞，盡形壽不復殺生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彈指，可之。

時，二龍王，還復故坐，欲得聞法。

爾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有何因緣，使此閻浮里內，烟火乃爾？」

是時，王波斯匿，乘寶羽之車，出舍衛城，至世尊所。

爾時，人民之類，遙見王來，咸共起迎：「善來，大王！可就此坐。」

時，二龍王，默然不起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禮世尊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大王白世尊言：「我今，欲有所問。唯願世尊事事敷演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欲有所問，今。正是時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有何因緣，令此閻浮里內，烟火乃爾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之所造。然今，大王！勿懷恐懼；今日，更無烟火之變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我今，是國之大王；人民宗敬，名聞四遠。今。此二人，為從何來？見。吾至此，亦不起迎。設住吾境界者，當取、聞之；設他界來者，當取、殺之。」

是時，龍王，知波斯匿心中所念，便興瞋恚。

爾時，龍王便作是念：「我等無過於此王所，更欲反害吾身；要當取此國王及迦夷國人，盡取、殺之。」

是時，龍王即從座起，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。離祇洹不遠，便不復現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見此人去，未久，白世尊言：「國事猥多，欲還宮中。」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即從座起，便退而去。告群臣曰：「向者，二人，為從何道去？速捕取之。」

是時，諸臣聞王教令，即馳走求之，而不知處，便還宮中。

是時，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，各生此念：「我等，無過於彼王所。方欲取我等害之。我等，當共害彼人民，使無遺餘。」

是時，龍王復作是念：「國中人民有何過失；當取舍衛城人民，害之？」

復重作是念：「舍衛國人有何過失於我等？當取王宮官屬，盡取殺之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以知龍王心中所念，告目連曰：「汝今，當救波斯匿王，無令為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所害。」

目連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時，目連受佛教誡，禮世尊足，便退而去；在王宮上，結跏趺坐，令身不現。

是時，二龍王，雷吼霹靂，暴風疾雨，在王宮上，或雨。瓦石，或雨。刀劍。未墮地之頃，便為優鉢蓮華。在虛空中。

是時，龍王倍復瞋恚，雨。大高山。於宮殿上。

是時，目連復化。使作種種飲食。

是時，龍王倍復瞋恚熾盛，雨。諸刀劍。

是時，目連復化。使作極好衣裳。

是時，龍王倍復瞋恚，復雨。大沙礫石，在波斯匿王宮上。未墮地之頃，便化作七寶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見宮殿中。雨種種七寶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便作是念：「閻浮里內，有德之人，無復過我，唯除如來。所以然者——我家中，種。粳米一根。上生，收拾。得。一斛米，飯以甘蔗之漿，極為香美；今，復於宮殿上，雨。七寶；我便能作轉輪聖王乎！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領諸嫫女，收攝七寶。

是時，二龍王，自相謂言：「今。將有何意？我等來時，欲害波斯匿王。今日變化，乃至於斯。所有力勢，今日盡現，猶不能動波斯匿王毫釐之分。」

是時，龍王，見。大目犍連在宮殿上，結跏趺坐，正身、正意，形不傾斜。

見已，便作是念：「此必是大目犍連之所為也。」

是時，二龍王，以見目連，便退而去。是時，目連見龍王去，還捨神足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

時，波斯匿王便作是念：「今。此種種飲食，不應先食；當先奉上如來，然後自食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即車載珍寶、及種種飲食，往至世尊所：「昨日，天雨七寶及此飲食。唯願納受。」

爾時，大目犍連，去如來不遠。

佛告王曰：「汝今，可持七寶飲食之具，與大目連。所以然者——蒙目連恩，得更生聖賢之地。」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「有何因緣，言我更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。朝。不至我所，欲得聽法乎？爾時，有二人亦來聽法。王生此念：『我於此國界，最為豪尊，眾人所敬；然，此二人為從何來？見我，不起承迎。』」

時，王白佛：「實然。世尊！」

世尊告曰：「此。亦非人，乃是難陀、優槃難陀龍王。

彼知王意，自相謂言：『我等無過於此人王，何故。反來害我？要當方宜滅此國界。』

我等。尋知龍王心中所念，即勅目連：『今。可救波斯匿王，無令為龍所害也。』

即受我教，在宮殿上，隱形不現，作此變化。

是時，龍王極懷瞋恚，雨。沙礫石。於宮殿上；未墮地之頃，化作七寶、衣裳、飲食之具。由此因緣，大王！今日，便為更生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便懷恐怖，衣毛皆豎，前跪膝行，至如來前，而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恩垂過厚，得濟生命。」

復禮目連足，頭面禮敬：「蒙尊之恩，得濟生命。」

爾時，國王便說此偈：

「唯尊壽無窮，長夜。護其命，度脫苦窮厄，蒙尊。得脫難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以。天香華，散如來身，便作是說：「我今，持此七寶，奉上三尊。唯願納受。」頭面禮足，遶佛三匝，便退而去。

是時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此四部之眾，多有懈怠，皆不聽法；亦不求方便，使身作證；亦不復求未獲者獲，未得者得。我今，宜可使四部之眾，渴仰於法。」

爾時，世尊不告四部之眾，復不將侍者，如。屈申臂頃，從祇桓不現，往至三十三天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，遙見世尊來，將。諸天眾，前迎世尊，頭面禮足，請令就座，並作是說：「善來，世尊！久違觀省。」

是時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當，以神足之力，自隱形體，使眾人不見我為所在。」

爾時，世尊復作是念：「我今，於三十三天，化身。極使廣大。」

爾時，天上。善法講堂，有金石，縱廣一由旬。

爾時，世尊。石上，結。跏趺坐，遍滿石上。

爾時，如來母。摩耶，將。諸天女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坐。並作是說：「違奉甚久，今。來至此，實蒙大幸，渴仰思見，佛今日方來。」

是時，母。摩耶，頭面禮足已，在一面坐。釋提桓因，亦禮如來足，在一面坐。三十三天，禮如來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時，諸天之眾，見如來在彼，增益天眾，減損阿須倫眾。

爾時，世尊，漸與彼諸天之眾，說於妙論。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。不淨想，姪。為穢惡，出要。為樂。

爾時，世尊，以見。諸來大眾及諸天人，心開意解，諸佛世尊常所說法——苦、習、盡、道——普與諸天說之。各於座上，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

復有十八億天女之眾，而見道跡。三萬六千天眾，得法眼淨。

是時，如來母，即從座起，禮如來足，還入宮中。

爾時，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我今，當以何食，飯如來乎？為用人間之食，為用自然天食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可用人間之食，用食如來。所以然者——我身，生於人間，長於人間，於人間得佛。」
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時，釋提桓因復白佛言：「為用天上時節？為用人間時節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用人間時節。」

對曰：「如是。世尊！」

是時，釋提桓因，即以人間之食，復以人間時節，飯食如來。

爾時，三十三天各各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今，見如來竟日飯食。」

是時，世尊便作是念：「我今，當入如是三昧，欲使諸天。進便進，欲使諸天。退便退。」

是時，世尊以入此三昧，進、却諸天，隨其時宜。

是時，人間四部之眾，不見如來久，往至阿難所，白阿難言：「如來今。為所在？渴仰欲見。」

阿難報曰：「我等亦復不知如來所在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、優填王，至阿難所，問阿難曰：「如來今日，竟為所在？」

阿難報曰：「大王！我亦不知如來所在。」

是時，二王，思觀如來，遂得苦患。

爾時，群臣至優填王所，白優填王曰：「今。為所患？」

時，王報曰：「我今，以愁憂，成患。」

群臣白王：「云何以愁憂成患？」

其王報曰：「由不見如來故也。設我不見如來者，便當命終。」

是時，群臣便作是念：「當以何方便，使優填王不令命終？我等宜作如來形像。」

是時，群臣白王言：「我等欲作形像，亦可恭敬、承事、作禮。」

時，王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告群臣曰：「善哉。卿等所說至妙。」

群臣白王：「當以何寶作如來形像？」

是時，王即勅。國界之內。諸奇巧師匠，而告之曰：「我今，欲作形像。」

巧匠對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」

是時，優填王，即以牛頭栴檀，作如來形像。高五尺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聞優填王，作如來形像，高五尺，而供養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復召國中巧匠，而告之曰：「我今，欲造如來形像。汝等當時辦之。」

時，波斯匿王而生此念：「當用何寶，作如來形像耶？」

斯須，復作是念：「如來形體，黃。如天金。今，當以金，作如來形像。」

是時，波斯匿王，純以紫磨金，作如來像，高五尺。

爾時，閻浮里內，始有。此二如來形像。

是時，四部之眾，往至阿難所，白阿難曰：「我等渴仰於如來，所思欲觀尊。如來今日，竟為所在？」

阿難報曰：「我等亦復不知如來所在。但今，共至阿那律所，而問此義。

所以然者——尊者阿那律天眼第一，清淨無瑕穢。彼以天眼，見千世界、二千世界、三千大千世界。彼能知見。」

是時，四部之眾，共阿難，往至阿那律所，白阿那律曰：「今。此四部之眾，來至我所，而問我曰：『今日，如來竟為所在？』唯願尊者以天眼，觀如來。今為所在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報曰：「汝等且止。吾今，欲觀如來竟為所在。」

是時，阿那律，正身、正意，繫念在前，以天眼，觀。閻浮里內，而不見之。復以天眼，觀。拘耶尼、弗于逮、鬱單越，而不見之。復觀。四天王、三十三天、豔天、兜術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乃至觀。梵天，而不見之。復觀。千閻浮地、千瞿耶尼、千鬱單越、千弗于逮、千四天王、千豔天、千兜術天、千化自在天、千他化自在天、千梵天，而不見如來。復觀。三千大千剎土，而復不見。即從座起，語阿難曰：「我今，已觀。三千大千剎土，而不見之。」

是時，阿難及四部之眾，默然而止。

阿難作是念：「如來將不般涅槃乎？」

是時，三十三天，各各自相謂言：「我等快得善利。唯願七佛常現於世；天及世人，多所潤益。」

或有天，而作是語：「且置七佛，但使有六佛者，此亦甚善。」

或有天子言：「但使有五佛。」

或言：「四佛。」

或言：「三佛。」

或言：「二佛出現世者，多所潤益。」

時，釋提桓因告諸天曰：「且置七佛，乃至二佛；但使今日，釋迦文佛久住世者，則多所饒益。」

爾時，如來，意欲使諸天來，諸天便來；意欲使諸天去，諸天便去。

是時，三十三天，各各自相謂言：「如來何故竟日而食？」

是時，釋提桓因告三十三天曰：「如來今日食，以人間時節，不用天上時節。」

是時，世尊，以經三月，便作是念：「閻浮里人四部之眾，不見吾久，甚有虛渴之想。我今，當捨神足，使諸聲聞知如來在三十三天。」

是時，世尊即捨神足。

時，阿難往阿那律所，白阿那律言：「今，四部之眾，甚有虛渴，欲見如來。然今，如來不取滅度乎？」

是時，阿那律語阿難曰：「昨夜，有天，來至我所，云：『如來在三十三天善法講堂。』汝今，且止。吾今，欲觀，如來所在。」

是時，尊者阿那律，即結，跏趺坐，正身、正意，心不移動，以天眼，觀，三十三天，見世尊在，壁方一由旬石上，坐。

是時，阿那律即從三昧起，語阿難曰：「如來今在三十三天，與母說法。」

是時，阿難及四部之眾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

是時，阿難問四部眾曰：「誰能堪任，至三十三天，問訊如來？」

阿那律曰：「今，尊者目連神足第一，願屈神力，往問訊佛。」

是時，四部之眾白目連曰：「今日，如來在三十三天。唯願，尊者持四部姓名，問訊如來。又，持此義，往，白如來：『世尊在，閻浮里內世間，得道。唯，屈威神，還至世間。』」

目連報曰：「甚善。諸賢！」

是時，目連，受四部之教，屈伸臂頃，往至三十三天，到如來所。

是時，釋提桓因、及三十三天，遙見目連來。

諸天，各生此念：「正是僧使？若當是諸王之使？」

是時，諸天，皆起往迎：「善來。尊者！」

是時，目連，遙見，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。

見已，生此念：「世尊在此天中，亦復煩鬧。」

目連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爾時，目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四部之眾，問訊如來，起居輕利，遊步康強。」

又，白此事：「如來，生長閻浮里內，於世間得道。唯願，世尊還來至世間。四部虛渴，欲見世尊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使四部之眾進業無倦。云何，目連！四部之眾，遊化勞乎？無聞訟耶？外道異學，無觸嬈乎？」

目連報曰：「四部之眾，行道無倦。」

「但，目連！汝，向者，作是念言：『如來在此，亦煩鬧。』此事不然。所以然者——我說法時，亦不經久。設我作是念：『欲使諸天來，諸天便來；欲使諸天不來，諸天則不來。』目連！汝還世間，却後七日，如來當往僧迦尸國 (*sāṃkāśya* (Skt.); *saṃkassa* (Pāli)). 大池水側。」

是時，目連，屈伸臂頃，還詣，舍衛城，祇樹，給孤獨園，往詣，四部眾，而告之曰：「諸賢！當知，却後七日，如來，當來下至閻浮里地。僧迦尸。大池水側。」

爾時，四部眾，聞此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

是時，波斯匿王、優填王、惡生王、優陀延王、頻毘娑羅王，聞。如來却後七日，當至僧迦尸國。大池水側，極懷歡喜，不能自勝。

是時，毘舍離。人民之眾，迦毘羅越。釋種，拘夷羅越。人民之眾，聞。如來當來至閻浮里地。聞已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。

爾時，波斯匿，集。四種之兵，詣。池水側，欲見世尊。

是時，五王，皆集兵眾，往世尊所，欲得覲省如來。及人民之眾，迦毘羅越。釋，皆悉往世尊所。及四部之眾，皆悉往世尊所，欲得見如來。

爾時，臨。七日頭，釋提桓因告自在天子曰：「汝今，從須彌山頂，至僧迦尸。池水，作。三道路，觀。如來不用神足至閻浮地。」

自在天子報曰：「此事甚佳，正爾時辦。」

爾時，自在天子，即化作三道，金、銀、水精。是時，金道當在中央，夾。水精道側、銀道側，化作金樹。當於爾時，諸神妙尊天，七日之中，皆來聽法。

爾時，世尊，與數千萬眾，前後圍遶，而為說法。說：「五盛陰苦。云何為五？所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。

云何為色陰？所謂此四大身，是四大所造色，是謂名為色陰也。

彼云何名為痛陰？所謂苦痛、樂痛、不苦不樂痛，是謂名為痛陰。

彼云何名為想陰？所謂三世共會，是謂名為想陰。

彼云何名為行陰？所謂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此名行陰。

彼云何名為識陰？所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識，此名識陰。

彼云何名為色？所謂色者，寒亦是色，熱亦是色，飢亦是色，渴亦是色。

云何名為痛？所謂痛者，痛者名覺。為覺何物？覺苦、覺樂、覺不苦不樂，故名為覺也。

云何名為想？所謂想者，想亦是知。知青、黃、白、黑，知苦、樂，故名為知。

云何名為行？所謂行者，能有所成，故名為行。為成何等？或成惡行，或成善行，故名為行。

云何名為識？所謂識者，識別是、非，亦識諸味，此名為識也。

諸天子！當知。此五盛陰，知三惡道、天道、人道。此五盛陰滅，便知有涅槃之道。」

爾時，說此法時，有六萬天人，得。法眼淨。

爾時，世尊，與諸天人說法已，即從座起，詣。須彌山頂，說此偈：

「汝等當勤學，於佛、法、聖眾，當滅。死徑路，如。人鈎。調象。

若能於此法，而無懈怠者，便當盡生死，無有。苦原本。」

爾時，世尊說此偈已，便詣中道。

是時，梵天在如來右處。銀道側，釋提桓因在水精道側。及諸天人，在虛空中，散華、燒香，作。倡伎樂，娛樂如來。

是時，優鉢華色(*utpala-varṇā* (Skt.); *uppala-varṇā* (Pāli))比丘尼，聞。如來今日當至閻浮提。僧迦尸。池水側。聞已，便生此念：「四部之眾、國王、大臣、

國中人民，靡不往者。設我當以常法往者，此非其宜。我今，當作轉輪聖王形容，往見世尊。」

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，還隱其形，作轉輪聖王形，七寶具足。所謂七寶者，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玉女寶、典兵寶、典藏寶，是謂七寶。

爾時，尊者須菩提，在羅閱城耆闍崛山中，在一山側，而縫衣裳。

是時，須菩提，聞。世尊今日當來至閻浮里地，四部之眾靡不見者；「我今者，宜可時往，問訊、禮拜如來。」

爾時，尊者須菩提，便捨縫衣之業，從座起，右脚著地。

是時，彼復作是念：「此如來形，何者。是世尊？為是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乎？往見者，復是地、水、火、風種乎？一切諸法，皆悉空寂，無造、無作。如世尊所說偈言：

『若欲禮佛者、及諸最勝尊，陰、持、入、諸種，皆悉觀無常。

曩昔過去佛，及以當來者，如。今現在佛，此皆悉無常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、及當來、說於現在中，當觀於空法。

若欲禮佛者，過去、及當來，現在及諸佛，當計於無我。』

「此中，無我、無命、無人、無造、無作，亦無形容。有教、有授者，諸法皆悉空寂。何者是我？我者，無主。我今，歸命真法之聚。」

爾時，尊者須菩提，還坐，縫衣。

是時，優鉢華色比丘尼，作轉輪聖王形，七寶導從，至世尊所。

是時，五國王，遙見轉輪聖王來，歡喜踊躍，不能自勝，自相謂言：「甚奇，甚特。世間，出二珍寶，如來、轉輪聖王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將。數萬天人，從須彌山頂來，至池水側。

是時，世尊，舉足。蹈地；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六變。震動。

是時，化。轉輪聖王，漸漸至世尊所；諸小國王、及人民之類，各各避之。

是時，化。聖王，覺知。以近世尊，還復本形，作。比丘尼，禮。世尊足。

五王見已，各自稱怨，自相謂言：「我等今日，極有所失。我等，先應見如來。然今，此比丘尼，先見之。」

是時，比丘尼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今，禮最勝尊。今日，先得覲省；我，優鉢花色比丘尼，是如來弟子。」

爾時，世尊，與彼比丘尼，而說偈言：

「善業[須菩提]以先禮，最初。無過者，空無。解脫門，此是禮佛義。

若欲禮佛者，當來、及過去，當觀空無法，此名禮佛義。」

是時，五王，及人民之眾。不可稱計，往至世尊所，各自稱名。

「我是迦尸國王，波斯匿。」「我是拔嗟國王，名曰優填。」「我是五都人民之主，名曰惡生。」「我是南海之主，名優陀延。」「我是摩竭國，頻毘娑羅王。」

爾時，十一那術(nayuta)人民。雲集，及四部之眾。最尊長者。千二百五十人，往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爾時，優填王，手執牛頭栴檀像，并以偈，向如來說：

「我今，欲所問，慈悲，護一切，作佛形像者，為得何等福？」

爾時，世尊復以偈報曰：

「大王今聽之，少多演其義，作佛形像者，今，當粗說之。

眼根，初不壞，後，得天眼視，白黑，而分明，作佛形像德。

形體，當完具，意正，不迷惑，勢力，倍常人，造佛形像者。

終不墮惡趣，終輒生天上，於彼，作天王，造佛形像福。

餘福，不可計，其福，不思議，名聞，遍四遠，造佛形像福。

「善哉，善哉。大王！多所饒益，天、人蒙祐。」

爾時，優填王極懷歡悅，不能自勝。

爾時，世尊，與四部眾、及與五王，演說妙論。所謂論者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，不淨想，漏，為大患，出要，為妙。

爾時，世尊，以知，四部之眾，心開意解，諸佛世尊常所說法——苦、習、盡、道——盡與彼說之。

爾時，座上，天及人民，六萬餘人，諸塵垢盡，得法眼淨。

爾時，五王白世尊言：「此處，福妙，最是神地。，如來，始從忉利天來，下至此，說法。今，欲建立此處，使永存不朽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汝等五王，於此處，造立神寺，長夜受福，終不朽敗。」

諸王報曰：「當云何造立神寺？」

爾時，世尊，申右手，從地中，出迦葉如來寺；示五王，而告之曰：「欲作神寺者，當以此，為法。」

爾時，五王，即於彼處，起大神寺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過去恒沙如來翼從多少，亦如今日，而無有異。正使當來諸佛世尊翼從多少，亦如今日，而無有異。

今，此《經》，名《遊天法本》。如是，諸比丘！當作是學。」

爾時，四部之眾、及五國王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=====